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

第四種

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下冊 目錄

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	趙元任
夏民族的圖騰演變.....	趙鐵寒
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	嚴一萍
中國畫斷代研究例.....	李霖燦
董作賓先生的年曆學.....	徐匡梁
The Fa-chia (法家) : "Legalists" or "Administrators".....	H. G. CREEL
魏志倭人傳の「白珠五千孔、青大勾珠二枚」について.....	原田淑人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	嚴耕望
聲母韻母的觀念和現代的語音分析理論.....	董同龢
四分曆統譜.....	高平子
從名制與親子聯名制的演變關係.....	楊希枚
小屯殷代丙組基址及其有關的現象.....	石璋如
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	龍宇純
敦煌寫本國語解殘卷.....	蘇瑩輝
明代遮洋總與薊州的關係.....	吳緝華
顏氏家訓彙注補遺.....	周法高
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	陳世驥
元朝秘史所記「忽刺安——迭格列」人（紅襍軍）助金 守潼關并抗蒙古入侵事考.....	姚從吾
殷墟殷墓的骨牙容器.....	梅原末治
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于數的觀念.....	饒宗頤
釋「釁」與「沫」.....	李孝定
漢代書刀考.....	錢存訓
董作賓先生論著要目	

中華民國五十年六月

臺灣臺北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外 篇

第 四 種

慶 祝 董 作 賓 先 生 六 十 五 歲 論 文 集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篇
第四種
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下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灣省臺北縣南港鎮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省臺北市長沙街二段60號
經銷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香港代銷處	集成圖書公司 九龍彌敦道580 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kong)

中華民國五十年六月出版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外 編

第 四 種

慶 祝 董 作 賓 先 生 六 十 五 歲 論 文 集

編 輯 委 員 會

李 濟(主席) 陳 繫 趙 元 任

董 作 賓 石 璋 如 芮 逸 夫

勞 蘭(常務) 陶 天 翼(助理編輯)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

第四種

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下冊 目錄

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	趙元任	467
夏民族的圖騰演變	趙鐵寒	473
甲骨文斷代研究新例	嚴一萍	483
中國畫斷代研究例	李霖燦	551
董作賓先生的年曆學	徐匡梁	583
The Fa-chia (法家) : "Legalists" or "Administrators"	H. G. CREEL	607
魏志倭人傳の「白珠五千孔、青大勾珠二枚」について	原田淑人	637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	嚴耕望	643
聲母韻母的觀念和現代的語音分析理論	董同龢	681
四分曆統譜	高平子	693
從名制與親子聯名制的演變關係	楊希枚	743
小屯殷代丙組墓址及其有關的現象	石璋如	781
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	龍宇純	803
敦煌寫本國語解殘卷	蘇瑩輝	827
明代遼洋總與薊州的關係	吳緝華	841
顏氏家訓彙注補遺	周法高	857
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	陳世驥	899
元朝秘史所記「忽刺安——迭格列」人(紅襖軍)助金 守潼關并抗蒙古入侵事考	姚從吾	913
殷墟殷墓的骨牙容器	梅原末治	927
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	饒宗頤	949
釋「釁」與「沫」	李孝定	983
漢代書刀考	錢存訓	997
董作賓先生論著要目		

中華民國五十年六月

臺灣臺北

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

趙 元 任

常州吟詩的樂調，像別處的辦法一樣，分古詩律詩兩派；並且兩派都跟平常讀字的調值相近而不相同。那麼在說吟調以前得先把常州的字調的類別跟調值大略寫下來，如下：

第一表 聲 調 表

	平	上	去	入
陰	衣 33: ⁴	椅 55: ⁷	意 513: ⁴	一 5: ¹
陽	移 13: ⁴	(無)	異 24: ⁴	亦 <u>23:</u> ⁴

作者說的是一種所謂“鄉紳話”，是一種少數派的口音，大概佔城內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多數派的口音，所謂“街談”，陰上是35:，近似北平的陽平值。

關於陽上的情形是這樣：古全濁上聲變去，這幾乎是全國的現象，常州也不成例外。至於次濁上聲，街談一律當（陰）上聲，紳談是文言當（陰）上聲，白話當陽平，例如“馬”字白話讀若“麻”。在吟詩時候取文言音。

字調與字調相連，在粵語幾乎沒變化，北平音只有上聲略有變化，在吳、閩各方言變化最複雜。常州音既是吳語之一，也有相當複雜的連調變化。但在吟詩的時候比較趨近於單字的調值而與口語的連調變化往往不合，所以現在就不詳載口語的連調方式，就直接用樂譜把吟調寫出來了。

同一個人，自己記自己的方言，自己記自己的鄉調，同時兼記音人發音人兩種資格，這不是研究方法上最理想的情形。為求儘量減少主觀的成分，我是先按我舊時習

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

慣，把這十七首詩吟讀錄音，然後從所錄下來的聲音再慢慢聽寫分析，這樣比起憑空捏造來也許相對的客觀一點。不消說吟之所以為吟，跟唱歌的不同，就是每次不一定完全一樣吟法，例如第一首開頭作 sol sol la，要是另一回稍為平一點也許就吟成 re re mi。所以現在所記的都是一次性吟調。

為刊印上的方便，暫擬一個臨時用的羅馬字拼法，另列一個音標對照。寫調的方法跟國語羅馬字相仿。入聲 e (ㄔ) 韻沒有舒聲，所以用不着標出；a, o 兩韻用 -q 標入聲。

第二表 聲母表

例 字：	不	破	併	梅	返	聞	華
	釣	湯	但	內		林	
	故	空	共	我	花	寒	
	見	遣	窮	鳥	響	葉	
	照	青	厨		山	人	
音 值：	[p]	p'	b	m	f	fh	w]
	[t]	t'	d	n		l]
	[k]	k'	g	ng	χ,h	h]
	[tɕ]	tɕ'	dʐ	n	ɕ	j]
	[ts]	ts'	dʐ		s	ʂ]
羅馬字：	p	ph	b	m	f	v	w
	t	th	d	n		l	
	k	kh	g	ng	h	hh	
	c	ch	j	n	sh	y	
	tz	ts	dʐ		s	z	

以上第三、四排是同位異音，凡 k, kh, g, h, hh 遇到齊撮（就是前高元音 i, u）就念成舌面前的 c, ch, j, sh, y。至於 ng 母顎化成 [n] 的時候，就省掉一個 g 字，簡作 n。

第三表 韻母表

例字：自 處 者 沙 不 杯 舟 草 何 山 看 生 上 空 兒
 以 夜 欲 一 小 求 天 遠 心 鄉 翁
 古 外 花 入 同 關 官 春 牀
 語 雪 君

音值：
 [ɿ ɿ̥ a ɔ ə ai ei au ɛm æ ð əŋ ɒŋ ɒŋ ər]
 [i ɿ̥ ia ɿ̥ɔ iɛ ɿ̥au ɿ̥ɛm ɿ̥æ ɿ̥ð ɿ̥ŋ ɿ̥ɒŋ ɿ̥ɒŋ]
 [u ɿ̥u ɿ̥ɔ uən ɿ̥uɛ ɿ̥uæ ɿ̥ʊ ð ɿ̥ɒŋ ɿ̥ɒŋ]
 [y ɿ̥y yə ɿ̥yɛ]

羅馬字：

平	y	ÿ	a	o	ai	ei	au	eu	an	on	eng	ang	ong	er
	i		ia	io			iau	ieu		in	ion	ing	iang	iong
	u		ua	uo	uai				uan	uon	ueng	uang		
	ü										üng			
上	yy	ÿÿ	aa	oo	ae	eei	ao	eo	aan	oon	eeng	aang	oong	eer
	ii		iaa	ioo			iao	ieo		iin	ioon	iiing	iaang	ioong
	uu		uaa	uoo	uae				uaan	uoon	ueeng	uaang		
	üü										üng			
去	yh	ÿh	ah	oh	ay	ey	aw	ew	ann	onn	enq	anq	onq	err
	ih		iah	ioh			iau	ieu		inn	ionn	inq	ianq	ionq
	uh		uah	uoh	uay				uann	uonn	uenq	uanq		
	üh										ünq			
入			aq	oq	e									
			iaq	ioq	ie									
			uaq	uoq	ue									
			üe											

以上各韻母當中有兩處有歸拼音位的可能。一個是把 Ÿ 韵認為 u 音位的一值，限於

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

在聲母 tz, ts, s 之後（因為不另有 tzu, tsu, su）；一個是把 e; ie, ue, üe 認爲 y, i, u, ü 的入聲。現在爲讀音上的方便，仍舊按音不按位來拼它。

從這十幾首詩的例子可以看出來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 古詩念的低，律詩念的高。雖然所記的不是絕對的音高，但平均念起來，是有明顯的高低的差別。

(二) 古詩念的快，律詩念的慢。

(三) 古詩的拍子，比較的規則，律詩的拍子複雜的多。

(四) 古詩的拍子雖然比較的規則一點兒，但是比音樂的拍子還是複雜。特別是碰到入聲字念短，它就不管音樂拍子，接着念下去。這也是吟跟唱的不同處之一。因爲這個緣故寫譜時候不能標某某拍子，只好以一句爲一小節。大致說起來，古詩近乎二拍子。律詩連大致的二拍子都不是。

(五) 跟別處吟詩的調兒比起來，古詩跟別處的很不同，律詩的吟調那就各處都大同小異。這個觀察是根據別的材料，從本文的例子裏當然是看不出來的。

(六) 論起調格來常州的古詩近乎大調，就是 Ionian 格，律詩多半落 mi 字收尾，雖然近大調但略帶(新) Phrygian 格的意味。

SEVENTEEN EXAMPLES OF CHANTING POETRY IN THE CHANGCHOW DIALECT

YUEN REN CHAO

The Changchow, Kiangsu, dialect is the dialect in which the present writer first learned to read. Seventeen poems were chanted and recorded on tape and then transcribed, together with the melodies, thus in order to separate as far as feasible the functions of the informant and the linguist. It was found that (1) the antique style of poems were chanted in a higher register of the voice than the (more modern) metric style; (2) the antique style faster than the metric, (3) the antique style rhythmically more regular than the metric; (4) in both styles the rhythm was more irregular than in singing, especially in entering-tone words, which usually occupied only half a beat; (5) from evidences not found in these examples, there was less variation from dialect to dialect in the metric style of chanting than in the antique style; (6) the antique style was mostly in a major-like mode (Ionian, in the ecclesiastic sense) and the metric style, although also mostly major-like, usually ended on the note *mi*, giving it a Phrygian effect.

夏民族的圖騰演變

趙 鐵 寒

一、「夏」字是圖騰形象

說文解字夊部夏字云：

夏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

在夏字的全體結構裏，頁是最重要的部份，說文部首頁字云：

頁，首也。(註一)

又部首首字云：

首，〔與〕(註二)百同。古文百也。象髮，謂之鬚，鬚卽髮也。

所謂：「鬚卽髮也。」意義不够明確，所以王筠說文釋例於彫部鬚字下，主張增補：「古文。」三字，如此鬚髮一字，十分明白。象亂髮形，禮喪大記：

君大夫鬚爪實於綠中。

鄭注云：

鬚，亂髮也。

象人頭，於其上加髮，亂髮蓬鬆，更為酷似。文字愈古愈近象形，因之金文百字，其上莫不有髮。省髮作百，當始於小篆。說文成書時，古文之首與今文之目通用，所以如上所引許氏於首部首下云：

(註一) 原文作：「頁，頭也。」王筠說文句讀依頁部鬚字下云：「頁，亦首也。」為例，以為應作：「頁，首也。」按頁為首之省，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首卽首之省，籀文作首，小篆又省為頁。」以頭解之，反為周章，不如作首。王說甚是，故從之。

(註二) 鈕樹玉段氏說文解字注訂，據玉篇首下云：「與百同。」以為今本說文脫「與」字，並以麻下云：「與林同。」為例。徐承慶說文解字注匡謬亦有類似之說。段氏則以為「百同」二字妄人所增。按鈕徐所見甚是，今增「與」字。

𦥑，與百同，古文百也。

由上說明，我們已知百是省去了𠂇的人頭。其下作𣎵的部份又是何義？此點小學家多略而不談，許氏於頁部頁下云：

古文稽首如此。

段玉裁疑此語出於後人所竄改，他說：

小篆「百」，古文作「𦥑」。小篆𦥑，古文作「頁」。

這等於說：「頁不是普通的百字，止是稽首的百字。」如此變通用字爲專用字，與許氏原文不合。王筠在所著說文釋例裏面，引彝器九事，證明：

首字作𦥑者七，作𦥑者二，無一作百者。(註一)

𦥑字从𦥑者六，从頁者三，無一从𦥑者。

王氏接着下斷語說：「信乎𦥑頁卽首字。」此說足破段大令之惑，惜於頁下从𣎵爲何義，仍未嘗說明。止有徐灝才說到它，說文解字注箋云：

許云：「古文稽首如此」者，意謂頁从𣎵，屈曲象人跽拜形，故稽首用之耳。如前所述，頁本通用的首字，並非稽首所專用，而徐說主旨仍以頁爲稽首專用字，所以並不足採。依我的淺見，百既象頭，其下面的𠂇或卽象頭以下的自頸至腹，包括胸腔的部份，此點觀小篆夏字作𦥑，其中𠂇明象身形可知。

夏字頁的部份既明，以下再談其他部份。說文部首臼字云：

𦥑，又手也。从𦥑𦥑。(註二)

又部首夊字云：

夊，行遲曳，夊夊[也](註三)象人兩胫有所躡也。

如此有首，有頸，有胸，又雙手，夊夊而行，不是十足的一幅人的畫像嗎！然則夏字非上古圖騰而何。前人也有注意到此的，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

从頁、臼、夊，象人當暑燕居，手足表露之形。

(註一) 此足證首字去𦥑作百，在小篆之後，故金文無其例。

(註二) 今本說文從楷書作：「从𦥑𦥑」，段注曰：「叉手指相錯也。𦥑𦥑此从左右而變之也。」其說甚是，今從之。

(註三) 「也」字從段注補。

徐灝說夏與頌同義(註一)南宋戴侗以夏爲舞(註二)都是道着一部份的話，不如簡單說夏是人的畫像——上古的部族圖騰，似乎更爲明確直捷。

二、夏圖騰與蛇圖騰

夏圖騰由蛇圖騰蛻化而來，演變之跡，我們可以從夏后氏的姓字及其與龍的關係得到證明。以下請分述之。

甲、夏后姓姒氏，姒與以、似、已、巴、巳相通，本象蛇形

周語下太子晉云：

其在有虞，有崇伯繇，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彫九澤，豐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炎輝，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

這是夏爲姒姓的最早記載。史記夏本紀云：

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太史公於此數語之前，引禹貢歷數禹之導山導水，與國語相呼應，可知夏本紀所謂：「國號曰夏后，姓姒氏。」是采自國語的。

說文無姒字，姒卽以字，說文已部以字云：

𠂔，用也。从反巳。

部首巳字云：

𠂔，巳也。巳爲象它形。

巳既爲它形，以字从反巳，當然也是象它形，毫無疑問。我們再看甲骨巳字也作𠂔

(註一) 徐氏說文解字注箋：「夏與頌義同，周曰頌，古曰夏，……明乎人身手足頭貌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頌之義顯矣。」

(註二) 戴氏六書故曰：「夏舞也。臼象舞者手容，夊象舞者足容。」

(註一)甲骨中汎妃祀改諸字，其巳旁皆作𡇗，所象蛇形，也宛然不爽。

妣又可作似，儀禮郊特牲鄭注：

娣婦舉禪於其妣婦。

釋文云：

妣或作似。

通志氏族略引官氏志云：

妣亦改作似。

似又通已然之已，錢大昕於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釋妣云：

古文讀妣似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意。

似又通許叔重所謂「象它形」的已午之已，小雅斯干：

似續妣祖。

鄭箋云：

似讀如已午之已。

正義云：

吉者似已字同。

已午之已，義可作已然之已，鄭箋「已續妣祖」云：

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說文段注說兩者相通之故云：

辰巳之已既久用爲已然已止之已，故卽以已然之已釋之。

古者不但妣與已然之已，似與已然之已可以通用，以與已也可通用，另易損卦：

已事遄往。

釋文云：

已本作以。

詩文王有聲：

(註一) 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卜辭中凡十二支之已皆作子，與古金文同。宋以來說古金中之癸子諸文者，異說甚多，殆無一當，今得干支諸表，乃決是疑。然觀卜辭中非無𡇗字，又汎、妃、祀、改諸字並从𡇗，而所書甲子則無一作𡇗者。作𡇗能確定其爲已者，僅母已一字而已。」

帝乙已上也。

釋文云：

已本作以。

論語微子：

其斯而已矣。

熹平石經殘字，已作「以」。又荀子非相云：

人所以爲人者何已也？

楊注：

已與以同。

下至漢代，古人仍保留已以通用的習慣，如漢楊著碑云：

皆所已紀盛德。

以字作「已」不作「以」。直至鄭康成還在禮記檀弓注裏說：

以與已字本同。

以上所舉五個例子，第一例「已事遄往」，已字用作「止」字義，後世只能作「已」，決不可以作「以」。第二例「帝乙已上也」，已字作「之」字義，後世只能作「以」，作「已」便是不通。第三例「其斯而已矣」，已字作終止詞用，後世沒有作「以」的。第四例「何已也」，已字作謂字義，後世偶然有此用法，但大多仍作「以」不作「已」。第六例「所已紀盛德」，後世凡這一類的語法，決沒有舍「以」作「已」的。現在我們要問何以後世有時絕對不能相通的「已」與「以」，古人如此隨便通用？而且鄭玄直捷說它「本同」呢？

答案看似複雜，其實極爲簡單，一言以蔽之曰：「已與以都是蛇的象形，所以二字通用。」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得一個初步結論——妣、似、以、已、巳，五個字實在是一個字。用到講人之所生的場合，從其圖騰的「以」，加女作妣。用到講人與人彼此相仿的場合，便舍女著人作「似」。其本字是「以」或「已」或「巳」，「已」與「巳」再相混爲一，實際上便止有「以」與「巳」兩個字了。以與巳都是象蛇形的單一體，嚴格的講起來，止能說是「文」而非字。

古術數家十二獸的說法，不詳起於何時，呂覽達鬱篇云：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

後世有以術數家「子午相衝」解釋的，但是否周人本意，不無疑問？比較落實的，還是論衡物勢篇，這當是漢代的通說，其中辰龍與巳蛇，都是象形字。直到晉人還以巳爲蛇，抱朴子登涉篇云：

山中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這一方面是從的十二獸古說，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文字學範疇裏，巳象蛇古義未泯的遺留。

只要我們沒法推翻國語和史記夏本紀，「夏后氏姓姒」的說法，便不能不承認夏后氏與蛇有密切關係。不僅如上所述而已也，我們還可舉禹之所生爲據。漢晉間人，著書立說，多說禹母名「修己」——己或作紀——其一，御覽八十二引孝經鈞命決：「命星貫昴，修『紀』夢接生禹。」其二，御覽又引書緯帝命期：「禹母修己。」（見繹史卷十一引）其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修己坼背而生禹。」（萬曆程榮刻本作「禹生於發背。」）其四，淮南修務訓高注：「禹母修己。」其五，古史考：「修己背坼而生禹。」其六，御覽八十二引帝王世紀：「夏后氏姓姒也，母曰修己。」其七，帝王世紀又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古書已己三字相混，此處七個修己的己字，以其中鈞命決作「紀」爲準，當是人己的己字。所以我們都改作己字。

現在要進一步討論，己字的原始象形，又是何物？我以為仍然是一條長蛇，按說文部首己字云：

弓，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曲](註一)形也。

所謂「中宮也」，是受陰陽家「中央戊己土」說法的影響，與己字本義無涉，可以置諸不論。其下「象萬物辟藏詘曲形也」，正是弓字曲屈盤結象形之本義，而這曲屈盤詘的形象，與卍一樣，是不折不扣的一條蛇。（註二）巴本大蛇，而說文繫於己下，則己字

(註一) 曲字從苗夔說文繫傳校勘記增。

(註二) 說文段註釋曰：「律曆志曰：『理紀於己』。釋名曰：『己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引申之義爲人己。言己以別於人者，己在中，人在外，可紀識也。」這段話牽強迂遠到不知所云的程度。徐瀨說文解字注箋雖不同意段大令迂曲之說，但又謂：「其取象何物？究未能詳。」此說也不的當。王筠說文句讀云：「萬物生於土復歸於土，其盤辟收斂詘之形卍字象之也。」迂曲之處不下於段氏。